



第七十四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72(c)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状况及
特别报告员和代表的报告

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的人权状况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是根据大会第 [73/263](#) 号决议提交的，大会在该决议中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七十四届会议报告该决议执行进展情况，包括改进执行工作的方案和建议。

* [A/74/150](#)。



目录

	页次
一. 导言	3
二. 方法	3
三. 公民及政治权利	4
A. 国籍权	4
B. 司法和公正审判权	4
C. 生命、自由和安全权	5
D. 身心健康权	6
E. 被羁押者的权利	7
F. 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	8
G. 意见和言论自由	9
H. 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	10
I. 维护个人身份、文化和传统的权利	10
四.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	11
A. 接受母语教育的权利	11
B. 产权	12
五. 禁止强行征募	13
六. 人口迁移	13
七. 乌克兰政府对克里米亚居民采取的措施	14
八. 结论和建议	15

一. 引言

1. 本报告是秘书长关于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人权状况的第一次报告，是根据大会第 73/263 号决议提交的，大会在该决议中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七十四届会议报告该决议执行进展情况，包括改进执行工作的方案和建议。
2. 本报告基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根据大会第 68/262 号决议和第 71/205 号、第 72/190 号和第 73/263 号决议收集的资料，大会在第 68/262 号决议中重申了乌克兰在国际公认边界内的领土完整。
3. 本报告提供了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在执行第 73/263 号决议方面取得的进展情况。根据大会各项决议，本报告将“暂时被俄罗斯联邦占领的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称为“克里米亚”，本报告除其他外还考虑到大会呼吁俄罗斯联邦“维护其作为占领国根据适用的国际法承担的所有义务”。

二. 方法

4. 大会在第 73/263 号决议中请秘书长寻求各种方法和手段，包括为此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相关区域组织协商，确保既有区域及国际人权监测机制、特别是驻乌克兰人权监察团能够安全且不受阻碍地进入克里米亚。为了执行该决议，2019 年 3 月 5 日，人权高专办向俄罗斯联邦发送了一份普通照会，请俄罗斯联邦配合在克里米亚开展任务。俄罗斯联邦在答复中表示，“原则上不接受”大会“关于克里米亚和乌克兰问题”的各项决议，但表示愿意接待“完全按照访问俄罗斯联邦领土的适用程序”进行的访问。
5. 鉴于这些情况，人权高专办无法按照大会第 73/263 号决议对克里米亚进行访问。因此，本报告仅限于人权高专办通过驻乌克兰人权监察团进行远程监测收集的信息。监察团自 2014 年以来一直在乌克兰工作。它收集的一些信息来自对据称在克里米亚实施的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的受害者和证人的直接访谈。监察团通过采访其他利益攸关方(包括受害者亲属、证人和律师)、收集和佐证文件、会见乌克兰政府官员以及分析从俄罗斯联邦消息来源获取的信息来核实指控。监察团还分析了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的立法对克里米亚人权的影响。
6. 除非另有说明，本报告中提供的信息均由监察团根据人权高专办的方法予以记录和核实。¹ 若一个通常谨慎的观察者有合理理由相信情况是如所述那样，信息就得到了核实。人权高专办致力于保护消息来源，并系统地评估受访人员可能面临的潜在伤害和报复风险。秘书处在编写本报告时遵循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的相关规则。

¹ 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监测培训手册》(2001年)，可查阅：<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training7Introen.pdf>(目前正在修订，更新章节可查阅：<http://www.ohchr.org/EN/PublicationsResources/Pages/MethodologicalMaterials.aspx>)。

7. 为进一步努力确保执行第 73/263 号决议，人权高专办向乌克兰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转交了关于特定人权问题的普通照会。乌克兰政府提供了关于被羁押在克里米亚的乌克兰公民和从克里米亚转移到俄罗斯联邦的被羁押者的资料。² 俄罗斯联邦政府没有提供人权高专办要求的资料。人权高专办还向区域组织(包括欧洲委员会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出了要求提供信息的请求。迄今尚未收到上述组织的实质性答复。

三. 公民及政治权利

A. 国籍权

8. 占领国自动授予公民身份会对享有与公民身份密不可分的权利、特别是行动自由和居留权产生负面影响。³

9. 根据人权高专办收集的资料，俄罗斯联邦将俄罗斯联邦公民身份自动扩展到所有长期居住在克里米亚的乌克兰公民和无国籍人士。⁴ 俄罗斯联邦当局根据乌克兰护照上的居留登记印章来确定永久居留权。在一个月以内以书面形式拒绝俄罗斯联邦公民身份者除外。然而，人权高专办记录在案的情形是，有克里米亚居民拒绝了此种公民身份，但随后发现，尽管他们不持有俄罗斯联邦护照，但仍被视为俄罗斯联邦公民。

10. 那些拒绝俄罗斯联邦公民身份获得当局接受的克里米亚居民，以及那些因为在乌克兰其他地方登记而不符合资格居民，被俄罗斯联邦视为根据俄罗斯联邦法律取得了外国人的地位。这意味着他们不能再永久住在克里米亚，面临被递解出境的风险。⁵ 没有居留证，⁶ 人们获得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机会有限。⁷

B. 司法和公正审判权

11. 国际人道主义法要求占领国应尽力采取一切措施，在可能范围内恢复和确保公共秩序和安全并除非万不得已，应尊重当地现行的法律。⁸ 国际人道主义法还规定，被占领土的刑法应继续有效，但占领国可在对自己安全构成威胁或对《关

² 见下文关于被羁押者权利的三.E 节。

³ 1907 年关于陆战法规和习惯的章程(《海牙章程》)第 45 条也可能相关，该条规定“禁止强迫被占领地居民向敌国宣誓效忠”。

⁴ 见俄罗斯联邦法律第 5 条“关于克里米亚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和建立新的联邦主体-克里米亚共和国和联邦级市塞瓦斯托波尔”(2014 年 3 月 21 日)。

⁵ 见下文关于人口迁移的第六节。

⁶ 申请永久居留证的程序带有限制条件，不能保证会获得许可。

⁷ 见人权高专办，“临时被占领的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的人权状况”，根据大会第 71/205 号决议发布，涵盖 2014 年 2 月 22 日至 2017 年 9 月 12 日(下称“人权高专办关于克里米亚的第一次报告”)，第 61-70 段，可查阅：http://www.ohchr.org/Documents/Countries/UA/Crimea2014_2017_EN.pdf。

⁸ 见《海牙章程》第 43 条。

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日内瓦第四公约》)构成障碍的情况下废除或中止这些刑法,并规定,占领国可对被占领土的人民实施必要的规定,使占领国能够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维护领土的有序政府,并确保占领国、占领军或行政当局的成员和财产以及他们所使用的设施和通信线路的安全。⁹ 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为面临刑事指控的任何人所享有的公正审判权提供了保障。这些权利包括无罪推定、为自己辩护或获得由自己选择的法律顾问协助的权利、无不当地拖延地受审的权利、由独立和公正的法庭听证的权利,以及上诉的权利。¹⁰

12. 2014年3月“全民投票”¹¹后不久,俄罗斯联邦当局废除了乌克兰半岛的刑事立法,并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对所有冲突前被拘留者的刑事判决进行了重新定性。

13. 根据人权高专办收到的资料,俄罗斯联邦旨在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法律有时用于冲突前实施的行为。¹²

14. 人权高专办注意到,被控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案件的辩护律师报告了许多侵犯公平审判权的行为。人权高专办还注意到,在一些案件中,俄罗斯联邦克里米亚当局对被告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放弃私人聘请的律师,以换取从轻判决或获释。¹³

15. 根据人权高专办收集的资料,在克里米亚为被控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案件辩护的律师、人权维护者和公民活动人士面临被俄罗斯联邦克里米亚当局蓄意阻挠、取消律师资格、骚扰以及有时被拘留的风险。¹⁴

C. 生命、自由和安全权

16. 除非依照法律规定的理由和程序,否则不得剥夺任何人的自由。¹⁵ 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禁止绑架和禁止秘而不宣地将人拘留是绝对的,不得克减。¹⁶ 强迫

⁹ 见《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日内瓦第四公约》),第64条。

¹⁰ 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和15条;《欧洲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第6条;《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第67-77条;《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害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75条。

¹¹ 克里米亚政府于2014年2月27日被解散后,2014年3月16日举行了关于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联邦的“全民投票”。乌克兰政府和联合国大会宣布“全民投票”无效,联合国大会指出全民投票“一概无效,不能成为改变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或塞瓦斯托波尔市地位的基础”(大会第68/262号决议,第5段)。另见人权高专办关于克里米亚的第一次报告,第5、24和28段。

¹² 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日内瓦第四公约》,第70条;《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75条。

¹³ 见人权高专办,“关于暂时被占领的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的人权状况的报告,2017年9月13日至2018年6月30日”,根据大会第72/190号决议发布(下称“人权高专办关于克里米亚的第二次报告”),第21段,可查阅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Countries/UA/CrimeaThematicReport10Sept2018_EN.pdf。

¹⁴ 人权高专办记录了不少于三起人权维护者或公民活动人士因刑事指控被拘留的案件。例如,见人权高专办关于乌克兰人权状况的报告,2018年11月16日至2019年2月15日,第104-106段。

¹⁵ 见《世界人权宣言》,第九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1)条。

¹⁶ 见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紧急状态的第29(2001)号一般性意见(第4条),第13段。

失踪一般系指由国家代理人，或得到国家授权、支持或默许的个人或组织，实施逮捕、羁押、绑架，或以任何其他形式剥夺自由的行为，并拒绝承认剥夺自由之实情，隐瞒失踪者的命运或下落，致使失踪者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¹⁷ 有关国家应调查每一起强迫失踪事件，以期将肇事者绳之以法。¹⁸

17. 自 2014 年 3 月以来，人权高专办已确认克里米亚有 42 名强迫失踪受害者(38 名男子和 4 名妇女)。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28 人在被非法绑架或拘留后获释；2 人被拘，11 人仍下落不明，1 人被发现死亡。¹⁹ 受害者包括亲乌克兰活动人士、克里米亚鞑靼机构的附属人员和记者。大多数失踪事件(24 名男子和 4 名妇女) 发生在 2014 年，多数被指控参与克里米亚自卫团体。²⁰ 对于 2015 年至 2018 年期间发生的案件，最常提及的是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参与其中。就人权高专办所知，关于确定为强迫失踪的案件，克里米亚“当局”尚未将任何人绳之以法。²¹

18. 人权高专办记录了许多任意逮捕情况，通常警察和联邦安全局在此前进行突袭和搜查。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人权高专办记录了 186 次搜查，其中 140 次涉及克里米亚鞑靼人的住宅、私人企业或聚会场所。²² 据报道，在其中一些案件中，个人在没有受到正式指控或程序保障未得到遵守的情况下被拘留。²³ 在人权高专办记录的几乎所有任意逮捕案件中，克里米亚“当局”和克里米亚自卫团体据称都诉诸酷刑、虐待和逼供。

D. 身心健康权

19. 国际人权法²⁴ 和国际人道主义法²⁵ 明确禁止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以下称“虐待”)。这一禁令是绝对的，决不可被限制、中止或废除。²⁶ 国际人权法要求，在有适当理由认为在有关国家管辖的领土上发生了酷刑行为时，其主管当局要立即进行公正的调查。²⁷

¹⁷ 见《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第 2 条。

¹⁸ 见《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第 13 和 14 条；欧洲人权法院，*Yaşa* 诉土耳其，1998 年 9 月 2 日判决，第 114 段。

¹⁹ 这指的是杀害一名克里米亚鞑靼活动人士。见人权高专办，“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5 月乌克兰杀人事件的问责”，第 119-121 段。

²⁰ 该词过去通常指“人民民兵”，这是 2014 年 2 月 23 日创建的一个当地准军事组织。见人权高专办关于克里米亚的第一次报告，第 3 和 86 段。

²¹ 关于更全面的概述，见人权高专办关于克里米亚的第二次报告，第 32-35 段。

²² 人权高专办记录了 2017 年有 56 次搜查，2018 年 63 次，2019 年上半年 39 次。

²³ 例如，见人权高专办关于乌克兰人权状况的报告，2017 年 5 月 16 日至 8 月 15 日，第 135 段。

²⁴ 见《世界人权宣言》，第五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7 和 10 条；《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第三条。

²⁵ 见《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32 条；《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75(2) 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则 90。

²⁶ 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4(2)条；《禁止酷刑公约》，第 2(2)和(3)条。

²⁷ 见《禁止酷刑公约》，第 12 条；欧洲人权法院及 *Afanasyev* 诉俄罗斯，2005 年 4 月 5 日判决，申诉号 38722/02，第 69 段。

20. 人权高专办收到的资料称，被剥夺自由者在被收入克里米亚拘留所之前和之后遭到了酷刑和虐待。大多数受害者是男性。据人权高专办称，这些人通常被控极端主义、加入俄罗斯联邦禁止的团体、从事破坏或“反俄罗斯”的活动。

21. 在 人权高专办收到的几乎所有陈述中，都用了酷刑获取受害者从事或计划从事非法活动的供词，或获取关于其他个人的定罪信息。²⁸ 在 人权高专办核实的这些报告中，实施酷刑者诉诸各种酷刑和虐待，包括模拟处决、殴打、电刑以及性暴力。

22. 关于对被认为参与克里米亚酷刑或虐待案的联邦安全局、克里米亚“警察部队”或克里米亚自卫团体的成员进行刑事调查和起诉的情况，人权高专办无法获得这方面的官方信息。根据人权高专办收到的资料，甚至在受害者提出可信的酷刑或虐待申诉，并有医学证据或被控实施酷刑者的个人详细资料来佐证的情况下，似乎也未系统地启动刑事调查。²⁹ 虽然人权高专办知道有一些案件已经展开调查，但未将任何被控肇事者绳之以法。

E. 被羁押者的权利

23. 俄罗斯联邦认为，鉴于在克里米亚适用俄罗斯联邦法律，因而，位于克里米亚的四个乌克兰刑事机构已被“纳入”俄罗斯联邦的监狱系统。据人权高专办称，这影响到了冲突前在克里米亚的囚犯，其中一些人已被转移到俄罗斯联邦的流放地。人权高专办还核实了待在克里米亚的被羁押者面临不人道的拘留条件、受到虐待和医疗援助不足情况。

24. 在克里米亚的在押人数从 2014 年的 3 295 人降至 2018 年的 2 575 人。人权高专办收集的第一手资料表明，在克里米亚的绝大多数囚犯被克里米亚“当局”自动视为俄罗斯联邦的公民。根据俄罗斯联邦的统计数据，18 名囚犯得以遵守了拒绝俄罗斯联邦公民身份的正式退出程序。³⁰

1. 在克里米亚的被羁押者

25. 根据国际人权法，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应给予人道及尊重其固有的人格尊严的待遇，³¹ 并被关押在符合国际拘留物质条件标准的地方。³²

26. 人权高专办收到一些前被拘留者的投诉，指称拘留条件可能构成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³³ 据报道，克里米亚唯一的审前拘留所人满为患。2018 年，辛菲罗波尔第一审前拘留中心平均有 1 349 名囚犯，而核定容纳人数为 747 人。据报道，前几年也有程度类似的过度拥挤情况。³⁴

²⁸ 见人权高专办关于乌克兰人权状况的报告，2017 年 8 月 16 日至 11 月 15 日，第 138 段。

²⁹ 见人权高专办关于克里米亚的第二次报告，第 24-25 段。

³⁰ 俄罗斯联邦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2014 年)，第 100 页，可查阅 <http://ombudsmanrf.org/www/upload/files/docs/appeals/doklad2014.pdf>。

³¹ 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0(1)条。

³² 《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纳尔逊·曼德拉规则》)(大会第 70/175 号决议，附件)。

³³ 这些指控包括过度拥挤、获取日光的机会有限和卫生条件不足。

³⁴ 2014 年 3 月，辛菲罗波尔第一审前拘留中心的囚犯人数为 1 066 人，2015 年 12 月为 1 532 人。

27. 人权高专办还收到资料称，囚犯没有得到适足的医疗援助。在大多数有记录的案件中，据称监狱官员要么忽视被羁押者的健康需求，要么未提供有效的医疗援助。³⁵ 人权高专办指出，俄罗斯联邦以前承认在拘留期间提供的医疗诊断和医疗援助方面存在“巨大问题”。人权高专办指出，根据公开但未经独立核实的信息，过去两年中，据认为有 27 人死于克里米亚的拘留所。³⁶

2. 将被羁押者从克里米亚转移至俄罗斯联邦

28. 国际人道主义法禁止自占领地将被保护人个别或集体强迫转移和驱逐至占领国的领土或任何其他被占领或未被占领国家的领土，不论其动机如何。³⁷ 被保护人被控犯罪者应拘留于被占领国内，如经判罪亦应在该国内服刑。³⁸

29. 人权高专办获得并核实了关于将囚犯从克里米亚转移到包括在顿河畔罗斯托夫、新罗西斯克、伏尔加格勒、Bataysk, 坦波夫、Kirovo-Chepetsk、Nizhniy Novgorod 和弗拉基米尔等俄罗斯联邦各地监狱机构接受审判或服刑的信息。据报告，一些被羁押者被关押在偏远的监狱，这会对律师和家人探视频率产生负面影响。

30. 在人权高专办核实的几起案件中，被羁押者提出的与乌克兰领事官员会面的请求遭拒，理由是根据俄罗斯联邦法律，他们的“俄罗斯公民身份”优先。人权高专办收到了关于从克里米亚转移到俄罗斯联邦的囚犯受到恐吓、骚扰及向其提供的医疗援助不足的控诉。³⁹ 人权高专办核实，自 2014 年以来，由于俄罗斯联邦监察员和乌克兰监察员之间的合作，以前被转移到俄罗斯联邦的 12 名冲突前乌克兰被羁押者(11 名男子和 1 名妇女)已经返回乌克兰。尽管人权高专办一再呼吁，但俄罗斯联邦未公开披露从克里米亚转移到俄罗斯联邦的被羁押者人数。

F. 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

31. 国际人权法保障人人有权享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此项权利包括维持或改变自己选择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礼拜、戒律、实践和教义来表明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但须受国际人权法规定的限制。⁴⁰ 国际人道主义法还规定，受保护的人有尊重其宗教信仰和实践的权利。⁴¹

32. 人权高专办注意到，自 2014 年以来，克里米亚的宗教团体不得不根据俄罗斯联邦法律进行登记，以保持法律地位并自由运作。据报道，这一要求导致注册

³⁵ 例如，见人权高专办关于乌克兰人权状况的报告，2017 年 2 月 16 日至 5 月 15 日，第 146-152 段。

³⁶ 据报道，2017 年有 14 人在拘留期间死亡(包括 1 人自杀)，2018 年有 13 人(包括 4 人因窒息)死亡。

³⁷ 见《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49 条。

³⁸ 同上，第 76 条。

³⁹ 见人权高专办关于乌克兰人权状况的报告，2017 年 2 月 16 日至 5 月 15 日，第 152 段。

⁴⁰ 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8 条；另见《欧洲人权公约》，第九条。

⁴¹ 见《海牙章程》，第 46 条；《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27 条；《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75(1)条。

的宗教组织数目减少。⁴² 包括基辅主教区乌克兰东正教在内的一些社区决定不予登记，被克里米亚“当局”视为失去了在克里米亚的法律地位。这除其他外，导致克里米亚“当局”不承认教会财产。⁴³

33. 与乌克兰其他地方的教会有密切联系的宗教团体，如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在试图注册时面临障碍。⁴⁴ 人权高专办注意到，自 2014 年以来，该教会的一些牧师在受到人身威胁或其永久居留不符合俄罗斯联邦法律要求后离开了克里米亚。

34. 2017 年，在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认定克里米亚耶和华见证人会众违反反极端主义法后，克里米亚“当局”认为该团体失去了活动权，⁴⁵ 此后，人权高专办收到消息称，据报克里米亚“当局”指控并逮捕了个别成员。

35. 人权高专办报告说，克里米亚“当局”起诉了被认为同情伊斯兰解放党和伊斯兰传教组织的穆斯林团体，根据俄罗斯联邦法律，这两个团体被认为是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组织，但根据乌克兰法律则不是。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人权高专办记录了 67 名男子因据称与这些团体有联系而被控犯有恐怖主义和/或极端主义相关罪行。

G. 意见和言论自由

36. 国际人权法保障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无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但须受该法规定的限制。⁴⁶

37. 人权高专办收到的资料称，克里米亚“当局”任意适用俄罗斯联邦立法，有时选择性地提出刑事和行政指控，损害了克里米亚的言论自由。人权高专办记录了一些个人因在网上表达对俄罗斯联邦当局的不同意见、批评占领克里米亚行为或在社交网络上等传播被视为“极端主义”的内容和文献而受到制裁甚至拘留的案件。⁴⁷

38. 人权高专办还收到了克里米亚记者的可信的一致报道，他们诉说俄罗斯联邦执法当局干预他们的新闻活动。为了避免对独立新闻工作的影响，他们经常在出版前自我审查、使用假名和过滤内容。乌克兰记者以及被认为批评占领克里米亚行为的公众人物，面临联邦安全局发布的入境禁令，无法进入克里米亚开展专业活动。⁴⁸

⁴² 具体数字见人权高专办关于克里米亚的第一次报告，第 143 段；人权高专办关于克里米亚的第二次报告，第 40 段。

⁴³ 见人权高专办关于克里米亚的第二次报告，第 41 段。

⁴⁴ 见人权高专办关于乌克兰人权状况的报告，2017 年 8 月 16 日至 11 月 15 日，第 143 段。

⁴⁵ 见人权高专办关于克里米亚的第一次报告，第 144 段。

⁴⁶ 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9 条；《欧洲人权公约》，第十条。

⁴⁷ 内容是否应被视为“极端主义”是参照俄罗斯联邦的极端材料联邦清单确定的。截至 2019 年 4 月 2 日，该清单包含 4 873 个条目。

⁴⁸ 见人权高专办关于乌克兰人权状况的报告，2018 年 11 月 16 日至 2019 年 2 月 15 日，第 112 段。

39. 俄罗斯联邦于 2019 年 3 月 18 日出台了关于“公开侮辱国家当局”和“传播关乎重大公众利益的虚假信息”罪行的新法律，之后，人权高专办注意到，人们更进一步关切对在克里米亚合法行使言论自由权的潜在不利影响。⁴⁹

H. 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

40. 国际人权法保障和平集会和与他人结社的自由，但须受国际人权法规定的限制。⁵⁰

41. 据人权高专办称，据报道，克里米亚“当局”阻止和(或)禁止被认为是支持乌克兰领土完整者或批评俄罗斯联邦在克里米亚政策者发起的公共活动，这可能会损害行使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所有希望继续在克里米亚开展业务的法律实体都必须根据俄罗斯联邦法律进行重新登记。⁵¹

42. 在没有获得明确事先授权的情况下举行集会，抗议者会受到行政起诉。⁵² 例如，克里米亚法院起诉了 80 名穆斯林男子犯有行政不法行为，他们于 2017 年 10 月进行了单人抗议，抗议对被认为同情未经授权的宗教团体的其他穆斯林提起刑事案件。针对抗议者的司法裁决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必须为国际人权法所认可的合法目的提起起诉。

43. 人权高专办还注意到，俄罗斯联邦立法禁止宣传“非传统的性关系”，克里米亚“当局”似乎认为这适用于克里米亚，采用俄立法实际上剥夺了克里米亚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群体行使集会和结社自由的可能性，而且，克里米亚各市“当局”拒绝举行主张承认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人权的集会的请求。⁵³

44. 根据人权高专办获得的资料，鉴于登记要求严苛，而且，当局在授予公共活动许可方面被认为是有选择性的，因此，2014 年后出现的许多公民团体选择不予登记，克里米亚团结组织就是一个例子，该公民团体将克里米亚鞑靼活动人士与被羁押者的亲属联结起来。据人权高专办称，克里米亚“当局”干扰该团体的非公开会议，并向一些与会者发出正式警告，要求他们不要参与“极端主义”活动。⁵⁴

I. 维护个人身份、文化和传统的权利

45. 国际人权法规定，凡存在少数种族、宗教或语言的国家，不得否认这种少数人同他们的集团中的其他成员共同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和实行自己的宗教或使

⁴⁹ 2019 年 3 月 18 日 27-Φ3、28-Φ3、30-Φ3 和 31-Φ3 号联邦法律。

⁵⁰ 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2 条。

⁵¹ 关于结社所受限制情况，见人权高专办关于克里米亚的第一次报告，第 162-169 段。

⁵² 见人权高专办关于克里米亚的第二次报告，第 50 段。

⁵³ 同上，第 51 和 56 段。

⁵⁴ 同上，第 53 段；另见人权高专办关于乌克兰人权状况的报告，2018 年 11 月 16 日至 2019 年 2 月 15 日，第 104-106 段。

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⁵⁵ 国际人道主义法还规定，受保护者享有尊重其举止和风俗的权利。⁵⁶

46. 人权高专办记录了在克里米亚展现乌克兰和克里米亚鞑靼人身份的空间以及享有各自文化的空间日渐缩小。据报道，这些限制与压制不同政见和另类政治意见密切相关。人权高专办注意到，限制措施包括对乌克兰文化组织成员施压和全面禁止人民理事会，⁵⁷ 该理事会被广泛认为(尽管并非所有社区成员)是克里米亚鞑靼人的一个重要自治机构。

47. 人权高专办还报告说，乌克兰文化组织的成员，特别是公民团体“乌克兰文化中心”的成员据称受到克里米亚“当局”以可疑理由为借口的威胁和审问。⁵⁸ 旨在维护乌克兰文化和特性的公共活动，包括向历史人物致敬，往往受到限制和/或阻挠。据人权高专办称，自 2014 年以来，一些开展促进乌克兰文化和语言活动的活动人士不得不离开克里米亚。⁵⁹

48. 2016 年 4 月 26 日，“克里米亚最高法院”⁶⁰ 宣布人民理事会是一个极端主义组织，禁止其开展任何活动。根据人权高专办收集的资料，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人民理事会的活动在克里米亚仍然是非法的，尽管国际法院于 2017 年 4 月 19 日下令，要求俄罗斯联邦“不要限制或继续限制克里米亚鞑靼社区保护其代表机构、包括人民理事会的能力”。⁶¹

四.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

A. 接受母语教育的权利

49. 适用于母语教育的国际标准建议，母语教学应“尽可能延至教育后期”。⁶² 此外，人权高专办注意到，国际法院 2017 年 4 月 19 日下令俄罗斯联邦“确保提供乌克兰语教育”。

50. 人权高专办报告，自 2014 年以来，俄语成为克里米亚主要教学语言的倾向增加。人权高专办指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俄罗斯的文化环境占主导地位，而且，据报道采用乌克兰语的教育机会减少。人权高专办还注意到，根据俄罗斯

⁵⁵ 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7 条。

⁵⁶ 见《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27 条。

⁵⁷ 人民理事会是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自治机构，拥有行政权。其成员从选举产生的库里尔台议会成员中选出。

⁵⁸ 见人权高专办关于克里米亚的第二次报告，第 54 段。

⁵⁹ 见人权高专办关于乌克兰人权状况的报告，2018 年 8 月 16 日至 11 月 15 日，第 104-105 段。

⁶⁰ 俄罗斯联邦在克里米亚设立的司法机构。

⁶¹ 国际法院，《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适用(乌克兰诉俄罗斯联邦)，2017 年 4 月 19 日关于指示采取临时措施的请求令(A/72/4, 五.A.16 节)。

⁶² 教科文组织语言和教育准则(见“多种语文世界中的教育”，教科文组织教育立场文件(巴黎, 2003 年)，第三部分)，原则一。

联邦的统计数据，在 2018/19 学年，接受俄语教育的学童人数在学生中所占比例从 2013-2014 学年的 90.7% 增至 96.7%，接受乌克兰语教育的学生人数从 2013/14 学年的 12 694 人减至 249 人(占克里米亚所有学生的 0.2%)。据报道，现在在克里米亚有一所乌克兰语学校和五所俄语学校的八个班级提供乌克兰语教育。根据同一统计数据，据报道有 10 600 名克里米亚学生有机会学习乌克兰语，将乌克兰语作为常规科目、选修课或课外活动的一部分。

51. 人权高专办注意到，俄罗斯联邦的统计数据表明，自 2014 年以来，在学校教学中使用克里米亚鞑靼语情况基本上未受影响。因此，2018-2019 年，据报告在 15 所克里米亚鞑靼学校和 27 所俄语学校的 126 个克里米亚鞑靼班注册的有 6 100 名学生，而 2013/14 年有 5 551 名克里米亚鞑靼人接受母语教育。据报道，这些统计数据还表明，27 700 名克里米亚鞑靼儿童将母语作为常规科目、选修课或课外活动加以学习。

52. 人权高专办注意到，学校或班级的正式语言地位与课程中事实上使用克里米亚鞑靼语和乌克兰语情况之间存在潜在差异。据人权高专办称，在某些情况下，这类学校或班级的学生实际上没有机会接受乌克兰语或克里米亚鞑靼语的教学，只有机会将其母语作为常规科目、选修课或课外活动的一部分加以学习。人权高专办记录了一些案例，其中，学校管理部门无视或拒绝了家长提出的将克里米亚鞑靼语作为其子女教学语言的明确要求。⁶³

B. 产权

53. 国际人道主义法禁止占领国没收私人财产。⁶⁴

54. 根据人权高专办的估计，克里米亚迄今已没收至少 4 671 项房地产资产，⁶⁵ 这是“克里米亚国务委员会”提出的“国有化”的一部分，包括没收私营公司和个人的不动产，据称这是在没有补偿、无法律确定性、无充分保障监督的情况下进行的。⁶⁶

55. 人权高专办还报告，克里米亚“当局”宣布计划将克里米亚前流离失所者(包括克里米亚鞑靼人)未经授权占用土地行为合法化，⁶⁷ 或向他们分配替代土地。2019 年，人权高专办收到了免费向克里米亚前流离失所者、包括克里米亚鞑靼人分配地块的众多案例的相关资料，这是将未经授权占用土地或分配替代地块行为合法化的计划的一部分。⁶⁸ 此前于 2017 年通过了一项特别立法框架，据报道，

⁶³ 见人权高专办关于克里米亚的第二次报告，第 70 段。

⁶⁴ 见《海牙章程》，第 46 条；另见《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七条。

⁶⁵ 这一数字是根据人权高专办从公开来源收集的资料得出的。见人权高专办关于克里米亚的第一次报告，第 171-176 段；人权高专办关于乌克兰人权状况的报告，2018 年 2 月 16 日至 5 月 15 日，第 100-101 段。

⁶⁶ 俄罗斯联邦在克里米亚设立的执行机构。

⁶⁷ 这指的是 1944 年克里米亚鞑靼人和其他少数群体从克里米亚大规模流离失所。

⁶⁸ 见人权高专办关于克里米亚的第二次报告，第 66-67 段。

俄罗斯联邦克里米亚“当局”通过该框架查明了 60 个未经授权的定居点，并对棚户区进行了两次审计。⁶⁹

五. 禁止强行征募

56. 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占领国不得强迫被保护人在其武装或辅助部队服务，也不允许为获得志愿应募为目的的压迫或宣传。⁷⁰

57. 人权高专办报告称，截至 2019 年，自 2015 年以来被征募到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的克里米亚男子总数至少为 18 000 人。⁷¹ 人权高专办还注意到，自 2017 年以来，据报一些被征入伍的克里米亚士兵被分派到俄罗斯联邦的军事基地。

58. 人权高专办报告，根据俄罗斯联邦法院书记官处的资料，自 2017 年以来，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对克里米亚男子逃避兵役的刑事起诉中至少有 29 项有罪判决，据报告，大多数现有判决都是罚款和定罪。支付罚款并不能解除服兵役的义务。

59. 人权高专办注意到，达到征兵年龄的居民在跨越克里米亚北端的行政边界线时，其行动自由权的行使受阻，包括会受到额外检查、耽搁和/或若未提交军事登记确认书则可能不被允许越过行政边界线。

六. 人口迁移

60. 国际人道主义法禁止自占领地将被保护人个别或集体强制移送及驱逐至占领国的领土或任何其他被占领或未被占领国家的领土，不论其动机如何。⁷²

61. 人权高专办注意到，据俄罗斯联邦法院书记官处所述，2017-2018 年期间，克里米亚法院下令移送至少 947 名被俄罗斯联邦法律视为外国人的人员，包括移送 518 名乌克兰公民(468 名男子和 50 名妇女)。⁷³ 据报告，在 2017-2018 年移送的总人数中，至少有 109 名克里米亚居民被俄罗斯执法当局“强行驱逐”。⁷⁴ 在大多数情况下，受害者被认为是乌克兰公民，俄罗斯联邦认为他们在克里米亚没有居留权。

⁶⁹ 2019 年 2 月，所谓的“克里米亚领导人”报告，土地占用问题已经解决，所有未经授权的建筑都已拆除，4 355 名前流离失所者免费获得了地块。

⁷⁰ 见《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51 条。

⁷¹ 关于以前报告的数字，见人权高专办关于克里米亚的第二次报告，第 73 段；人权高专办关于乌克兰人权状况的报告，2018 年 11 月 16 日至 2019 年 2 月 15 日，第 114 段。所有数字都是近似值，主要基于俄罗斯联邦国防部的报告。

⁷² 见《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49 条。

⁷³ 关于移交被羁押者的更多详情，见上文第三.E.2 节，关于从克里米亚向俄罗斯联邦移送的被羁押者情况。

⁷⁴ 俄罗斯联邦《行政犯罪法典》第 3.10 条规定的程序中使用了这一短语，该条规定在驱逐(移送)个人之前将该人羁押。

62. 人权高专办还报告，移送发生的背景是限制行动自由和限制选择居所，其直接原因是俄罗斯联邦限制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其他地区之间跨越行政边界线。俄罗斯联邦当局也在发布入境禁令，根据人权高专办获得的资料，这些禁令似乎是针对谴责占领克里米亚行为的记者和个人。⁷⁵ 直到 2017 年年中，乌克兰一直严格禁止越过行政边界线转移个人物品，这阻碍了自由行动，助长了腐败行为。⁷⁶

63. 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占领国不得将其本国平民之一部分驱逐或移送至其所占领之领土。⁷⁷ 国际法院指出，这项规定“禁止……占领国采取任何措施来组织或鼓励将部分本国人口转移到被占领土。”⁷⁸ 据人权高专办报告，根据俄罗斯联邦的统计数据，2014-2018 年期间，140 198 人将其居住登记地从俄罗斯联邦各区改为“克里米亚共和国”或塞瓦斯托波尔市。这些迁移包括将俄罗斯联邦的公共部门雇员任命到克里米亚，其中包括将 16 名法官任命到“克里米亚最高法院”。⁷⁹

七. 乌克兰政府对克里米亚居民采取的措施

64. 乌克兰政府受国际人权法所赋予的义务的约束，包括有义务采用一切可用手段确保尊重在克里米亚享有人权。

65. 根据乌克兰政府的统计数据，截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已登记的来自克里米亚的 39 053 名境内流离失所者仍留在乌克兰其他地方的政府控制区。⁸⁰

66. 人权高专办报告，自 2014 年以来，乌克兰设立了几个执法机构，重点调查在克里米亚犯下的罪行。这些机构包括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检察官办公室、克里米亚警察和安全局克里米亚分局。这些机构必须在实践限制内进行有效调查，确保对克里米亚侵犯人权行为进行问责。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缺席审判必须确保保障基本的公平审判，包括采取所有适当步骤，向被告告知指控情况，⁸¹ 并提供重审的机会。⁸²

67. 据人权高专办称，乌克兰立法将克里米亚的现有居民和护照上有克里米亚地址的乌克兰其他地方的居民视作为银行业务目的的“非居民”，据报告，这

⁷⁵ 见人权高专办关于克里米亚的第一次报告，第 128 段。

⁷⁶ 同上，第 133 段。

⁷⁷ 见《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49 条，第六段。

⁷⁸ 见国际法院，《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2004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20 段。

⁷⁹ 该查证基于对截至 2019 年 3 月 30 日俄罗斯联邦法院书记官处的法官裁决的分析。

⁸⁰ 资料来源：乌克兰总统常驻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代表。已登记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不一定全面，因为许多流离失所者选择不予登记。

⁸¹ 见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法院和法庭面前人人平等和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的第 32(2007)号一般性意见，第 31 段。

⁸² 见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699/1996 号来文，*Maleki* 诉意大利，1999 年 7 月 15 日通过的意见，第 9.5 段。

实际上是将他们排除在银行服务之外，或是极大阻碍其保留银行账户和进行金融交易。⁸³ 这项政策使得一些银行能够阻止克里米亚居民动用自己的个人储蓄。⁸⁴ 境内流离失所者被认为难以获得社会保障金，特别是养老金，原因是乌克兰养恤基金部门受到阻挠，无法获取在克里米亚的就业记录。

68. 人权高专办还注意到，与居住在克里米亚以外的乌克兰人不同，克里米亚居民不能在正规的民事登记机构登记出生和死亡，而必须向位于克里米亚以外的乌克兰法院提出申请。⁸⁵ 虽然简化的司法程序要求“毫不拖延地”审理案件，但这仍然会阻挠快速登记，阻碍根据乌克兰法律完成此种登记。

八. 结论和建议

69. 根据大会第 73/263 号决议，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联合国秘书处奉我的指示，采取了一切必要步骤，确保所有联合国机构在执行该决议方面进行充分有效的协调，包括由人权高专办收集和报告相关信息。

70. 我继续积极寻求各种方式方法，确保既定的区域和国际人权监测机制能够安全和畅通无阻地进入克里米亚，特别是为此支持驻乌克兰人权监察团的工作，使其能够执行重要任务。具体而言，这包括与人权高专办磋商，以及与相关区域组织和会员国，包括俄罗斯联邦以及乌克兰接触。

71. 此外，根据大会第 73/263 号决议，我继续寻求进行斡旋的机会，寻求讨论克里米亚问题，让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参与进来，并纳入该决议所述关切。具体而言，秘书处和联合国相关部委、办事处和机构继续就进入克里米亚问题以及克里米亚的总体人权状况与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积极接触。此外，秘书处在向安全理事会通报乌克兰事态时，继续酌情提及克里米亚内部和周边事态，包括为此根据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一贯重申联合国致力于乌克兰在国际公认边界内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72.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做出了此种努力，尽管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愿意与联合国讨论这个问题，但仍无法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来确保人权高专办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进入克里米亚。进入克里米亚对于确保第一手监测和报告克里米亚的人权状况至关重要。我敦促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尽一切努力确保人权高专办、联合国其他相关实体和其他实体能够畅通无阻地进入克里米亚，以便能够有效执行大会相关决议。为此，我将继续寻找可能的机会，确定切实可行的途径，确保人权高专办和联合国其他相关实体能够进入克里米亚。

⁸³ 乌克兰 2014 年 8 月 12 日关于建立“克里米亚”自由经济区和关于乌克兰临时被占领土上的经济活动详情的法律，可查阅 <http://zakon2.rada.gov.ua/laws/show/1636-18?info=1>。有项例外适用于已登记的克里米亚境内流离失所者，但实施该法并未保证可不受阻碍地获得银行服务。

⁸⁴ 见人权高专办关于乌克兰人权状况的报告，2018 年 8 月 16 日至 11 月 15 日，第 107 段。

⁸⁵ 《乌克兰民事诉讼法典》第 317 条对专门加速诉讼做了规定。

73. 根据大会第 73/263 号决议，我还敦促俄罗斯联邦政府和乌克兰政府执行人权高专办制定并列在其以往报告中的详细备选方案和具体建议。⁸⁶ 具体而言，这包括根据大会第 71/205 号、第 72/190 号和第 73/263 号决议，为国际和区域人权监测机制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克里米亚提供便利。

74. 我敦促俄罗斯联邦政府在克里米亚履行其根据国际人权法承担的义务，并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的适用于它的义务。我还敦促俄罗斯联邦政府根据大会第 71/205 号、第 72/190 号和第 73/263 号决议，确保国际人权监察团和人权非政府组织妥善和畅通无阻地进入克里米亚，并确保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其他地区之间的行动自由不受阻碍。同样至关重要，要确保切实调查克里米亚的所有虐待、酷刑和强迫失踪指控，确保克里米亚的任何个人或团体都能行使言论、和平集会、结社、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权，而不受任何理由的歧视。俄罗斯当局被要求尊重和平集会权，并取消对克里米亚鞑靼人社区的限制，包括取消对人民理事会的禁令，以保护其代表机构。此外，俄罗斯当局必须确保提供乌克兰语教育。其他建议措施包括停止将克里米亚居民征募到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恢复因在克里米亚开展“国有化”和没收行动而所有权遭到剥夺的所有前业主的财产权。还要停止将受保护人员，包括被羁押人员转移到被占领土之外，确保让先前转移到俄罗斯联邦的所有受保护人员返回克里米亚。

75. 我敦促乌克兰政府尊重其对克里米亚居民负有的人权义务。具体建议包括但不限于促进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其他地区之间的行动自由，终止限制外国记者、人权维护者、国际人权监察团、人权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民间社会行为者进入克里米亚的政策。此外，乌克兰当局应考虑简化程序，让克里米亚现居民和前居民获取向乌克兰其他地区居民提供的所有公共服务，其中包括银行服务、身份证件、社会保障和民事登记程序，并考虑支持乌克兰监察员和俄罗斯联邦监察员之间的对话，为把关在克里米亚和俄罗斯联邦的乌克兰被羁押者自愿转移到克里米亚以外的乌克兰领土上的拘留设施提供便利。

76. 其他会员国仍要鼓励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为让国际和区域人权监测机制畅通无阻地进入克里米亚提供便利。我还敦促会员国继续支持联合国的工作，确保在克里米亚尊重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

⁸⁶ 见人权高专办关于克里米亚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报告。